

名人子女写名人丛书

我的父亲 李广田



编著：李 岫
MING REN ZI
NÜ XIE
MING REN
CONG SHU
接力出版社
JIE LI
CHU BAN SHE

名人子女写名人丛书

MINGREN ZI NU XIE
MINGREN CONG SHU

编著：李岫

岫

接力出版社

K825.6=72

5

李广田

(桂)新登字08号

我的父亲李广田

编著 李 岫

接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西南宁市教育路5号 邮编:530022)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10印张 插页2 160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81—881—9/I·170 定价:9.50元

目 录

第一章 寻根·····	(1)
寻根草庙头·····	(1)
小杨家村·····	(5)
老渡船和看坡人·····	(10)
母亲河——人生的源头·····	(16)
第二章 《向往的心》的发现·····	(19)
第三章 死囚的逃亡·····	(24)
第四章 《子见南子》案·····	(32)
第五章 汉园三诗人·····	(38)
踏入汉花园·····	(38)
汉园三剑客·····	(40)
“可以吃的诗”·····	(42)
家常闲话式的散文·····	(45)
《牧野》·····	(49)
终生的友情·····	(52)
第六章 结婚·····	(57)

第七章	山之子·····	(62)
第八章	七千里路云和月·····	(68)
第九章	一个画家·····	(91)
第十章	到橘子林去·····	(103)
第十一章	庭院森森的凶宅与《没有太 阳的早晨》·····	(115)
第十二章	《引力》·····	(126)
第十三章	“一二·一”运动和李闻惨 案·····	(157)
第十四章	中华小学·····	(173)
第十五章	劫后拾遗·····	(188)
第十六章	木马和欢喜团·····	(201)
	什么是贼·····	(202)
	欢喜团·····	(214)
第十七章	南开一年·····	(223)
第十八章	在清华园迎接新中国·····	(230)
	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	(232)
	八·一九反搜捕斗争·····	(239)
	迎接新中国·····	(242)
第十九章	谱写“教育诗”·····	(246)
第二十章	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255)
第二十一章	含冤去世·····	(267)
	最后的年月·····	(267)
	葬身莲花池·····	(277)
	最后的小屋·····	(278)
第二十二章	秘密浅葬·····	(282)

第二十三章	冤案平反之后的新冤 案……………(288)
第二十四章	他的著作将长存人间……(300)

第一章 寻 根

为了写这本书，我决定回山东省邹平县去一次。邹平，原名齐东，是父亲的老家，我从来没有去过，我很久以来就想回到那素未谋面的故乡去寻根。

龙年的夏天，郁热而多事。8月上旬，黄河中游出现两次洪峰，在百多公里长的范围内全线漫滩，暴雨成灾，各段堤防工程吃紧。为了回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这方面的消息。不管怎样，我决定带上我的小儿子小隼——一个出生在70年代不知农村为何物的少年——一同回到那黄河西岸的冲积平原，让他见识见识都市以外的人生，看看他外公笔下那些步履缓慢的村庄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寻根草庙头

省里派车把我们送到县城。雨后的道路十分泥泞，县里改派吉普车送我们下乡去。从县

城到码头乡，有很好的柏油马路，路旁是高大的白杨，绿荫浓密，有的地方在头顶拱手相接，像行驶在一条绿色的隧道里，顿时驱走了炎热；由乡到村，则是乡间小道了，地里的棉花长势喜人，绿色的棉桃像繁星般坠满枝头，虽未成熟，但已让人感受到它的分量，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那是玉米和高粱，青草和牛粪的气息弥漫在空中，我大口地贪婪地呼吸着乡间的新鲜空气。

傍晚时分，车子停在草庙村西头曾经有块上马石的地方。出来迎我的是二叔李广海，黧黑的面孔，蓄着短髭，俨然一个老农，身旁是我那娇小、柔弱、梳着旧式发髻的二婶，他们便是父亲在《成年》中记述的那对在15与17岁时完婚的夫妻，女比男大而且早婚，这是乡间的陋习。我立即想到50年前当我的奶奶把二叔即将结婚的消息告诉在外谋生的父亲时，父亲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悲悯，他写道：

我于最近又回家一次。我刚一走进自己的大门时，我还希望像往年我回来时一样；只要我招呼一声，“娘，我回来了。”第一个跑出来的一定是我那弟弟，他会用一种狂欢的样子迎接我，然后把我拉拉扯扯地迎到家里，并向我说着种种疯话，逗得一家人欢笑。然而今次不然，那出来迎接我的虽然还是我的弟弟，然而他已经不

是我那天真活泼的弟弟了，他只向我说一声：“来了吗，哥哥。”接了我的行李走回家去，便不再说些什么，又加上那只久别相忘的家犬的狂吠，我简直觉得不是回家，实在并没有什么“归”的意味了。

一阵嘈杂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有人喊“姐姐”，有人喊“姑”，有人喊“姑奶奶”，簇簇拥拥把我连人带行李迎进了二叔家，从不懂宗法和辈分的我，此时也颇觉自己有些年纪了。我顺势把从北京带来的糕点、糖果分给大家，寒暄和热闹了好一阵子。太阳下山了，当饲养的鸡、鸭、鹅、猪都已各就各位安静下来的时候，为我们接风的家宴还在进行着。桌上全是自然经济的产品，新鲜的刀豆、茄子、黄瓜、鸡蛋，只有酒和罐头午餐肉是商品经济，我看小隼吃得满香甜，“夜雨剪春韭，新炊煎黄粱”，刚从地里摘回的新鲜蔬菜比北京的肯德基和法式磨坊大面包好吃得多。一面吃饭，我一面打量起二叔的家，这是两间典型的北方农舍，窗棂有些歪斜了，糊着纸，陈旧的桌椅都已失去了旧日的光彩，墙上挂着“唯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的条幅，大概说的是二叔，常年在外教中学，退休后归田园居，老来不忘旧巢的意思吧，据我看来，在这个旧巢里，二叔和他的结发老妻少言寡语，远不如和自己重孙子的忘年交那么热火。

当晚下榻在我的一个侄子家。侄子是个养蜂人，肯钻研技术，又有决断能力，去年收了一万多斤蜜和王浆，早已发家致富。家里有电视机、收录机，夫妻两人齐心协力，翻盖新房，深挖水井，水泥地，玻璃窗，一年花一百多元订阅各种杂志，大概墙上的字画“鱼游墨沼蘋风暖，燕入书林杏雨浓”是他们教育孩子的座右铭吧，两个孩子都已入重点中学，下决心培养出大学生来。他们也有牢骚、有不满，有渴望过更好的生活而目前尚未实现的矛盾。这个家和二叔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代沟”不是感情上的、理解上的，而是实际生活的。

入夜，我久久没能入睡。我听着墙上的挂钟打一下、两下，万籁俱寂时，有黄河的落潮声，近在咫尺，远在天边。我忽然想到梁漱溟这个人。梁在青年时代即是负有盛名的学问家，却素来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者，他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他漫长的95年春秋中关怀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父亲说过“我颇读了一些课外的书刊，只记得梁漱溟先生的《孔颜乐处》是当时最喜欢的一种”（《自己的事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梁漱溟曾以邹平、菏泽两县为试点，成立由地主、农民和有志于乡村运动的知识分子组成政教合一的乡农学校，企图给中国乡村建设找到出路，这便是他自己说的“在山东省主政八年，曾试图做出一些政

绩”。（《梁漱溟问答录》）当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梁漱溟的方案并没有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看来，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给中国的农民带来好生活，否则，封闭型的农耕文明是永远不能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我想到父亲当年怎样走出了这个狭小的天地，又怎样和这个天地里的人民保持着永远的精神联系，他笔下的那些人物还活着吗？他们还有后代吗？当听到鸡叫和牛叫的时候，我却睡着了。

小杨家村

次日早起，二叔答应陪我们到黄河岸边去。热爱长跑运动的小隼早已换好球鞋踏着露水径直跑步去黄河大堤了。我们从老宅出发。所谓老宅，即父亲当年生活过的老屋和庭院，现在由二叔的儿子、儿媳一家住着。二叔指着屋檐说：“这就是《悲哀的玩具》里所写的。”抬头望去，屋檐已经残破，它的残破记录着一个农家孩子孤独寂寞的童年：

父亲在野外忙，母亲在家里忙，剩下的只有老祖母，她给我说故事，唱村歌，有时听着她的纺车声嗡嗡地响着，我便独自坐在一旁发呆。这样的，便是我的家了。

我也常到外面去玩，但总是自己一个。

街上的孩子们都不和我一块游戏，即使为了凑人数而偶尔参加进去，不幸，我却每是作了某方面失败的原因，于是自己也觉得无趣了。起初是怕他们欺侮我，也许，欺侮了无能的孩子便不英雄吧，他们并不曾对我有什么欺侮，只是远离着我，然而这远离，就已经是向我欺侮了。时常，一个人踉踉地沿着墙角走回家去，“他们不和俺玩”，这样说着一头扑在了祖母的怀里，祖母摸着我的头顶，说：“好孩子，自己玩吧。”

祖母用破纸糊的风筝、草叶作的小笛、秫秸扎的马车之类，给他寂寞的童年以抚慰和厚爱。突然有一天，一只小麻雀从屋檐上落下来，成了他最心爱的玩具。没过多久，在田里忙了一天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回家来，立即把麻雀和装雀的小筐愤怒地扔上了屋顶，这只没有爱的小鸟、遭了厄运的小鸟呵，就像农家孩子的童年一样。几十年后，当我的父亲回首这件往事时，曾给我讲过这个故事，父亲说：“一个头发斑白的农夫，为饥寒所迫，为风霜所损，而他前面的岁月已经不多了。他生自土中，长自土中，用自己的污汗去灌溉那些土地，从土地里取得一家老幼之所需，责怪自己的孩子玩麻雀而不下地去拾草，发这样大脾气也就无足怪了。”《悲哀的玩具》记寓着父

亲对旧中国农民命运和悲惨地位的深厚同情。没想到，我今天就站在这个故事发生的院落里。

出了老宅院，先去小杨庄，也就三里多地。沿路除了庄稼就是枣树和梨树。“咱们这儿不是出桃吗？怎么不见桃树呢？还是已经拔园了？”我知道我来的不是时候，西瓜和桃已经过时了，枣和梨尚未成熟。“没有桃树了，大跃进的年头把桃树都砍了当柴烧，大炼钢铁啦。”二叔说时带着黯然的神情。从父亲的《桃园杂记》里，我早就想看看故乡的桃园了，据说，桃熟的季节，桃香几十里，早晚烟霞中，什么“胭脂雪”、“大易生”带着如烟的湿雾从浓荫中露出红嘴，布谷鸟从午夜至清晨叫个不停，叫声是“光光多锄”，农家的孩子在泥地上跑着，和布谷鸟互相应答着，被问的是鸟，提问的当然是孩子了，问答的话多是这样的：

“光光多锄，你在哪里？我在山后。你吃什么？白菜炒肉，给我点吃，不够不够。”偶有老人和村姑在梨园里走动，或在他们搭起的看园小棚旁晒衣服。在一片庄稼的掩映中，二叔告诉我，那里是我爷爷的坟。不过，从庄稼地外边看，已看不出坟头了，除了绿色还是绿色。20年代末，为了一本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父亲被封建军阀张宗昌逮捕并关入牢狱，爷爷卖掉祖传的林木想把他赎出来，也没能解

救他，父亲在狱中吃尽苦头，后来北伐军打到济南，张宗昌逃跑，才于一夜枪声中复得自由。奶奶活得长些，60年代初才去世，记得奶奶死后，父亲给我写信说：“你的奶奶去世了，从此我便失去了故乡的观念。”可见他对双亲的感情是很深的。而今，桃园没有了，老人们都已作古，我踏青寻根，感到人类的历史既漫长又短暂，很久远的过去有时就像昨天的事一般。

到了小杨庄，落坐在王宝华家。王宝华是我的大伯父王锡公的长孙，应当唤我姑姑的，实际他比我年长，自然也比我老相。原来，父亲本姓王，兄弟四个，大哥王锡公，二哥王锡侯，三哥王锡伯，自己排列第四，取名王锡爵；由于家境贫寒，未满周岁，便被“借”给中年无子的舅父当儿子，改姓李，名广田。没想到15年后，舅父家又生了个儿子，即我这个二叔李广海，我还有个本家的姑姑，叫橘子，嫁给一个段姓人家没几年便死了。我的亲爷爷名王稚泉，是个乡村士绅和知识分子，曾跑到东北关外去教过书，科举上的失败带给他永生颠簸的运途。父亲在《五车楼》里曾对自己的生父有过详细的记述，说他“有着颇长的身材”、“清秀的眉目”，“先生的第四个儿子，虽然是被当作礼物而赠给了一个异姓亲戚，他却得免于一个商人的命运”，这当然说的是自己的

身世了。稚泉先生是颇有新思想的，“对于辛亥革命是极端赞成的一人，在乡间不顾人家笑骂而最先剪去发辮的是先生，对于兴办学堂一类事情，先生也都表示满意。”但社会的、家庭的种种败相显露出来后，先生渐渐失望了，以冷嘲的态度看待一切，助长了一种非常高傲的性情，纵酒牢骚，又不喜独饮，但一遇酒友则不辞大醉，醉则拍案高呼，穷所欲吐，聊舒郁闷，常说想遍历天下山川，买尽天下奇书，建一座读书藏书的阁楼，名曰“五车楼”，一边是小小农会，一边是绿野桃园，五车楼矗立其间，但晚年与之相伴的只有一只酒杯和一部陶诗了，破碎的家庭已不能给他任何安慰。父亲说：“先生因酒致疾，去世时犹未及六旬，在家乡中，我已经失去了最爱护我且能最相知的一人了。”由此看来，父亲在气质上是更接近于自己的生父的。我和小隼在父亲出生的老屋前留影，这个老屋的大门上曾贴过稚泉爷爷写的“太平老农”四个大字，实际是抱怨欲当太平老农而不得，至于要盖“五车楼”的地方，而今已成为一个池塘，五车楼的乡间建设计划谁知何日能够实现？

从小杨庄回来，路过两间简陋的农舍，二叔说，这里原先是个私塾，父亲在那里读过《三字经》、《弟子规》，挨过打，逃过学，虽然这一段受教育的时期非常短，但在他幼小的心

灵上留下了不少伤痛。私塾废除后，乡村成立初级小学，我的爷爷奶奶不赞成自己的儿子作读书人，因此父亲在小学中每买一次新书，为了向家里要钱，就得大哭一场，至于买文具更是不可想象。那时都用石笔，家里不许买，只好到学校扫出的垃圾堆上去拣人家的余屑，短得仅可以捏在手里，心中常含着委屈。

老渡船和看坡人

往北走，我们在一片废墟似的屋基前停住了。二叔告诉我们，这就是“老渡船”的家。

“老渡船”的故事，我总以为很遥远，在异乡异地，而且充满神秘色彩，没想到老渡船是老宅的近邻，一个铁匠，抡下锤、拉风箱，叮叮当当一辈子，不知打过多少铁具，后来瞎了一只眼，再后来就默默地死去了。“这人与一只载重的老渡船无异，坚实、稳固，而又最能适应水面上一切颠颠簸簸，风风雨雨。其实，从这个人眼里看出来的一切事物，都好像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形中一样，他是那样安于他所遇到的一切，无所谓满意，无所谓不满意，只是天天负了一身别人的重载，耐劳耐苦，耐一切屈辱，而无一点怨尤，永被一个叫做‘命运’的东西任意渡到这边，又渡到那边。”（《老渡船》）

“老渡船的妻子呢？”我问二叔。

“死了。他的裁缝儿子也死了。这不连房子都没了。”

“他的妻子的情人呢？说是一个跑大河的助手，跑哪条河的？”我又问。

“黄河啊。前边原来是个渡口，这个水手停了船就到老渡船家里来，把他在河上赚的银子全用在铁匠老婆身上，只要船不开行，他就长时间地谈着远年或远方的荒唐事情。”二叔说。旧社会的农民、水手、乡村手艺人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他们的命运确如河上的老渡船一样，任风浪摆布，安于命运的铁匠也好，强悍狡黠的水手也好，亦或铁匠那个高大、漂亮、戴假金戒指的裁缝儿子，他们不是不想有更好的生活，而是卖尽苦力而不得，他们自己或许并不懂得自身的命运和旧制度的关系，年复一年地代代繁衍生息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

快到黄河大堤了，“过去这里有些零星的小店，是为第二天渡过黄河的行人投宿的。”二叔指着土路的两旁说。我一直以为父亲笔下的“野店”设在乡镇上，经二叔指点，才明白这种野店设在临近黄河渡口的地方，那些卖山果的、卖鱼的、推车的、挑担的、卖皮鞭的、捏泥人的、拿破绳子换洋火的，或许还有什么走方郎中、缉拿中的逃犯等等，总之，走了一天的行人，已经很劳累了，第二天要渡过